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考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黄 晋

[摘要] 结果副词关注的是动作行为实现后的结果,通过描述动作作用实现后物或人的结果性状态,来限定动作作用的实现方式。根据结果副词语义指向的差异可将结果副词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又可分为一次性产物指向副词和二次性产物指向副词两类,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分析产物指向结果副词能帮助我们了解结果副词的多样性,明确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句的特征及成立条件等问题。

[关键词] 产物指向 结果副词 语义指向 二次性产物

DOI:10.13508/j.cnki.jsr.2014.03.003

引 言

迄今为止,不少学者都对副词性修饰成分与动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仁田(1983、2002)所提出的“结果副词”^[1]明确区分了其“与‘样态副词’的显著差异,广受瞩目。仁田(1983)认为(1)中的划线部分皆表示动作作用实现后动作对象或主体的结果性状态,并将此类副词性修饰成分命名为‘结果副词’。

- (1) a. 女は爪を赤く塗っていた。
 b. 花瓶を粉々に割ってしまった。
 c. 上着がボロボロに破れた。
 d. 布が黒く汚れている。 (仁田1983:19)

之后,仁田(2002)再次对结果副词进行了详尽定义,并将满足(2b)转换条件作为判断其为结果副词的标准。

- (2) a. 「結果の副詞」とは、動きの結果の局面を取り上げ、動きが実現した結果の、主体や対象の状態のあり様に言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事態の実現のされ方を限定し特徴づけたものである。 (仁田2002:35)
 b. 「N{ガ/ヲ}+結果の副詞+V」→「Vシタ結果、Nハ+結果の副詞+{ダ/ニナッタ}」 (仁田2002:51)

如(1a)可转换为「塗った結果、爪は赤くなった」,「赤く」为结果副词。同样,(1b)一(1d)皆满足(2b)转换条件,因此句中划线部分皆为结果副词。

然而,并非所有表示动作作用实现后物或人的结果性状态的结果副词都适用(2b)的判断标准。例如:

- (3) a. 太郎が庭に深く穴を掘った。(矢澤1997:2)
 b. 夏子が羊羹を大きく切った。(井本2005:95)
 c. 壁に写真を大きく飾った。(川野2003:40)
 d. 生徒が校庭にまっすぐに並んだ。(川野2003:41)
 e. 山に雪が真っ白に積もった。(堀川1993:115)

(3)中的划线部分初一看,与仁田(1983、2002)所说的“结果副词”并无不同,皆表示动作作用实现后物或人的结果性状态。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们都不满足(2b)转换条件,即(4)中各句都是不成立的。

- (4) a. ×掘った結果、穴が大きくなった。
 b. ×切った結果、羊羹は大きくなった。
 c. ×飾った結果、写真は大きくなった。
 d. ×並んだ結果、生徒はまっすぐになった。

e. ×積もった結果、雪は真っ白になった。

不可否认,(3)中的划线部分都是通过描述动作作用实现后处于结果局面中的物或人的状态来修饰限定动词的意义,这一点上与仁田(1983、2002)所说的“结果副词”毫无区别,都可称为“结果副词”。但通过(4)可以证明,单纯以是否满足(2b)转换条件作为判断结果副词的标准,并不能有效、正确、全面地把握结果副词的所有特征,仁田(1983、2002)提出的“结果副词”中尚存有未解释的语言现象。本文根据结果副词语义指向的差异将结果副词分为以下四类。

I 对象指向结果副词 (例句(1))

II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 (例句(3a,3b))

III 存在方式指向结果副词 (例句(3c,3d))

IV 归着点指向结果副词 (例句(3e))

就结果而言,仁田(1983、2002)所说的“结果副词”实际上仅指上述的 I 对象指向结果副词。

I 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与 II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皆与状态变化动词有关,而 III 存在方式指向结果副词与 IV 归着点指向结果副词则皆与位置变化动词有关。本文主要以 II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为考察对象,通过其与 I 对象指向结果副词的比较,分析该类结果副词的意义、功能、成立条件以及与动词之间的相互关系。

1 结果宾语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以下几个例句。

(5) それも、友達がいて、鋤の先がとどかないほど深く穴を掘って、わざわざ頭を埋めてもらえるならばだ。^[2]

(6) 鉄分の多い赤茶色を帯びたお湯はやや熱めに沸かしてありますので、冬場などはいつまでも体がぽかぽかとして湯冷めしにくいお風呂です。

(7) すり切れたフロックコートを着て、髭をもじゃもじゃに生やし感じの悪い大人です。

(5)中的划线部分初一看,似乎与对象指向结果副词相同,描述的是「掘る」动作实现后「穴」的结果性状态。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此处的

「穴」并非动词「掘る」的直接动作对象,而是「掘る」动作作用后的产物,与典型的直接动作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掘る」的直接动作对象应为“土”,通过对“土”的挖掘动作,从而产生了结果产物「穴」,「穴」是伴随「掘る」动作出现的结果产物,在「掘る」动作之前并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套用(2b)转换测试,「*掘った結果、穴は深くなった。」就显得不自然。

同样,(6)、(7)中的「お湯」、「髭」在「沸かす」、「生やす」动作之前也不存在,也是伴随「沸かす」、「生やす」动作才出现的结果产物。也就是说,这类宾语并不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是动作行为的结果产物。

原本说起宾语,人们容易想到的都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如「花瓶を割る」、「ボールを蹴る」等。但是也有像「お弁当を作る」、「家を建てる」这类的宾语,表示的不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是动作行为的结果产物。我们从『明鏡国語辞典』(2002)中找以下几组词组来说明两者的区别。

(8) a. 生水を沸かす

b. 湯を沸かす

(9) a. 地面を掘る

b. 穴を掘る

(10) a. 毛糸を編む

b. セーターを編む

(11) a. 紙を折る

b. 千羽鶴を折る

(12) a. 綿花を紡ぐ

b. 糸を紡ぐ

(13) a. 卵を孵す

b. 雛を孵す

在(8)一(13)中,a 划线部分皆为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 b 划线部分则皆为动作行为的结果产物。有学者亦将诸如 b 划线部分表示动作行为结果产物的宾语称作“结果宾语”(鸟饲 1993; 国广 1997 等)。(8)一(13)中 a 与 b 的显著差异,可以通过(14)进行说明。

(14) a. ○水をわかしただけ、わかなかったよ。

b. ×お湯をわかしただけ、わかなかったよ。

(池上 1995: 147)

(14b)前半部分出现了作为结果产物的「お湯」,而后半部分却对此进行否认,明显不符合逻辑,因此为错句。而(13a)由于前半部分出现的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因此后半部分即使对此进行否认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像这样,根据宾语是动作行为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直接作用对象,还是动作行为发生之后出现的结果产物,可将宾语分为“对象宾语”和“结果宾语”。结果宾语的产生与人的认知思维密不可分,许·杨(2011)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结果宾语的形成原因做了如下阐述:

“认知主体之所以舍弃原始宾语而更愿意选用结果宾语,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三。第一,在‘(结果宾语)名词+を+生产义他动词’句法结构中,原始物和结果物之间存在相关性。(略)第二,认知主体凭借经验和知识认知到原始物和结果物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结果宾语是动作作用追求的目标物,因语言表达要求便捷的‘急功近利’心理使得认知主体对结果物的重视度必定高于对原始物的重视度,所以形成了结果物转指原始物的转喻。”(许·杨2011:34)

实际上,在(8)一(13)中,相对于a对象宾语,人们更倾向使用b结果宾语。栗栖(2006)通过对使用结果宾语的动词的历时分析,认为从历史上看,「沸かす」大多使用结果宾语「湯」,而使用对象宾语「水」则属于比较新的用法。同时,由于在表达「水を沸かす」时,说话者关注的并非是作为结果产物的「湯」,而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水」,即原始物,违背了一般的认知心理倾向,因此如果选用对象宾语的话,经常需要伴随特定的定语一起使用,以使得人们的关注焦点由结果产物转向原始物,如:

- (15)a. いつも新鮮な水を沸かす。
 b. 美味しい水を沸かす。
 c. お風呂の水を沸かす。
 d. やかんの水を沸かす。
 e. 2リットルの水を沸かす。(栗栖2006:36)

也就是说,在无语境情况下,相对于表示原始物的对象宾语,人们更倾向选用表示结果产物的结果宾语,这也是由于相对于原始物,人们更容易将关注焦点放在结果产物上的缘故。在这种认知

心理作用下,人们选择词语时,自然也就更愿意直接使用结果宾语。这种情况下,若句中出现结果副词,理所当然修饰的就是作为人们关注焦点的结果宾语了。

- (16)東京都と頭に書かなかったり、最初の字を大きく書いて後の字が書けなくなったり、集中力がなくなるため頭の中で全体を整理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だ。
 (17)ミートローフなんかも彩りよく作ってかわいく盛れば子供のパーティーっぽくなります。
 (18)髭をぼうぼうに生やし、身体つきは頑丈そうだったが、顔色が悪かった。

(16)一(18)中的划线部分分别描述的是结果宾语「字」、「ミートローフ」、「髭」的状态。由于这些结果宾语不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是动作行为的结果产物,因此本文将结果副词语义指向结果产物的副词性修饰成分称作“产物指向结果副词”。显而易见,产物指向结果副词描述的是动作作用实现后存在于结果局面的物或人的结果性状态,也属于结果副词范畴。

2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所修饰的动词的语义特征

分析产物指向结果副词所修饰的动词的语义特征,我们发现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性,即通过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能产生新的事物。如「字」在「書く」动作之前并不存在,只有通过「書く」这一动作,才可能产生「字」。同样,「髭」在「生やす」行为之前也不存在,通过「生やす」,才产生了「髭」。换言之,这些动词所表示的语义均存在一个内在特征,即通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对象物发生了“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这样的动词包含了“生产·产生”的语义特征,本文将这类动词称作“生产动词”。生产动词不仅限于他动词,也包括诸如「(髭が)生える、(ビルが)建つ、(花が)咲く、(柿が)実る」之类的自动词。生产自动词的情况下,由于不存在结果宾语,因此由“结果主语”在句中发挥着与结果宾语相同的功能,如「湯(が)沸く」、「雛(が)孵る」、「髭(が生える)」等。因此,在由生产自动词构成的句子中,产物指向结果

副词的语义指向结果主语,描述动作作用实现后的作为结果主语出现的结果产物的状态。

- (19) 高さ八〇センチ、横幅一メートル近くもあるような石をよくみると、石と石とが結合し、その接ぎ目らしいところに苔が青く生えていた。
- (20) 市の中心街をなす大きな四つ辻があり、左は梅月堂という喫茶店、右手は警察署がいかめしく建っていた。
- (21) 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東京市ヶ谷台をのぼる坂道の土堤に、躑躅が青草に混って白く、赤く咲いてみた。
- (22) また、私は平均的な赤ん坊よりやや小さく生まれ、しかも産声すら上げなかったため、両親は本気で心配したという。

(19)中的「生える」表示的是「植物や毛などが、内部から外面に出て育つ。生ずる」^[1]之意,为生产动词。主语「苔」在「生える」作用之前并不存在,是「生える」生产作用后才出现的结果产物。「青く」语义指向作为结果产物出现的「苔」,为结果副词。

同样,(20)的「警察署」在「建つ」前并不存在,是「建つ」作用的结果产物;(21)、(22)的「躑躅」与「私」也是「咲く」、「生まれる」作用的结果产物。句中结果副词「いかめしく」、「白く、赤く」、「小さく」的语义分别指向作为结果产物的「警察署」、「躑躅」、「私」,描述动作作用实现后「警察署」、「躑躅」、「私」的状态。

由此可见,无论是结果宾语,还是结果主语,在人的认知思维与心理机制作用下,皆直接以结果产物出现在句中。人们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结果产物上,副词性修饰成分也就宿命性地只能描述结果产物的状态,而不可能描述作为动作行为直接作用对象的原始物。这就是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产生机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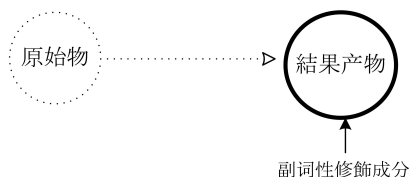


图1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产生原因

3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形容词移动”现象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句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即“形容词移动”(铃木1979;奥津1983、2007;矢泽1993等)。奥津(1983)将(23)a、b划线部分能够互换的现象称作“形容词移动”。

- (23)a. 急流が白い泡をかんで流れる。
b. 急流が泡を白くかんで流れる。

(奥津1983:317)

『aとbとは、形がちがうが、実質的な意味は同じである。ちがうところは「白い泡を」が「泡を白く」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つまり形容詞の「白い」が「泡」を修飾して名詞句となっているが、それから形容詞が分離して「泡を」のあとに置かれ、「白く」という副詞の形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現象を形容詞移動と呼んでおく。』

(奥津1983:317)

郑(2011)将“形容词移动”现象的本质归纳如下。

“‘形容词移动’可以定义为:在句子中形容词(日语中包括形容动词)从修饰名词的定语位置上移动到修饰谓语的状语位置上,移动后的句子合乎语法,并且移动前后句子的基本语义不变。”

(郑2011:83)

形容词移动是以发挥连体修饰功能的形容词为出发点,研究何种条件下能移至发挥连用修饰功能的位置。反之,若以发挥连用修饰功能的形容词为出发点,分析为何有些情况能移至定语发挥连体修饰功能,有些情况则不然,也是可行的。本文以后种方式为立足点,通过与对象指向结果副词的比较,力图明确产物指向结果副词中形容词移动现象的形成原因。

从结论上来说,形容词移动的成立,需具备一定句法、语义条件,并非任何情况都能成立。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句中之所以可能发生形容词移动现象,是因为句中出现的名词项是作为结果产物的结果宾语或结果主语,而不是作为原始物的直接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的缘故。

比较对象指向结果副词句与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句,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句中出现的

名词项的性质。前者出现的名词项是作为原始物的直接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而后者出现的名词项则是动作作用实现后的结果产物。

(24) 髪を赤く染めて、銀狐をまいた、あの凄
女は、どっかで見たぞ。

(25) しかし、ランサーフィッシュ号は海底に
あって、おそらく泥や砂に深く溝を掘っ
ているのだろう。

(24)、(25)中的动词皆为状态变化他动词,该动词具有通过动作行为将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改变成其他事物的语义特征。虽然同为状态变化他动词,但在是否包含生产义上,两者语义特征有所区别,由此导致两句中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名词项性质截然不同。(24)的「髪」在「染める」之前已然存在,是动作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即原始物,而(25)的「溝」在「掘る」之前并不存在,是伴随「掘る」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产物,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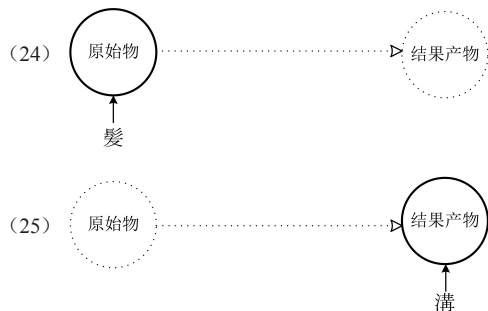


图2 对象宾语与结果宾语在句中的定位

另一方面,由于对象指向结果如与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皆表示动作作用实现后物或人的结果性状态,语义指向处于结果局面的物或人的状态,因此(24)中的结果副词「赤く」语义指向并非作为原始物的「髪」,而是「染める」动作行为实现后作为结果产物的「髪」。而在(25)中,由于「溝」本身就是作为结果产物存在的,因此结果副词「深く」语义指向直接作为结果产物出现在句中的「溝」,如(图3)。

如图3所示,在(24)中,作为原始物的「髪」并不具备「赤い」所表示的属性特征,只有在「染める」动作行为实现后,作为结果产物出现的「髪」才具备「赤い」的属性特征,因此「髪を赤く染める」中「赤く」的语义指向的是作为结果产物的「髪」,而非原始物

「髪」。而「赤い髪を染める」中的「赤い」的语义指向的则是动作行为发生前作为原始物的「髪」。「赤く」与「赤い」两者语义指向对象明显不同,因此(24)句中形容词移动现象无法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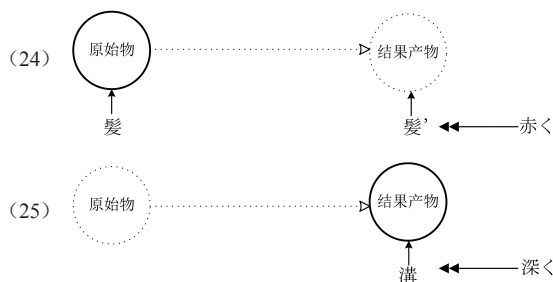


图3 结果副词与对象宾语及结果宾语的关系

而在(25)中,结果宾语「溝」本身就是「掘る」动作行为的结果产物,「溝を深く掘る」中「深く」语义指向的是作为结果产物的「溝」,「深い溝を掘る」中的「深い」语义指向的也是作为结果产物的「溝」,即发挥连用修饰功能的「深く」与发挥连体修饰功能的「深い」语义指向对象完全相同,因此(25)句中形容词移动现象能够成立。

概言之,由于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语义原本就指向直接出现在句中的结果产物,因此形容词移动现象能够成立。上述(16)一(22)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皆能转换成形容词的连体修饰用法,形容词移动现象都能成立。

实际上,不仅形容词,名词句等在作为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出现在句中时,移动现象也能成立。如:

(26) 壁にするレンガは、山から泥を取ってき
て、水で練って四角い形に作った。

→四角い形のレンガを作った。

(27) お勧めは、太い幅のマフラーです。幅が
30CMぐらい? 軽くなる〜くふわふわ長
めに編んで行き、ラフな感じに、装いた
いです!

→長めのマフラーを編む。

(28) 眉毛は大きく丸い目の上に、アーチ状に
生える。

→アーチ状の眉毛が生える。

(29) 寒さの長びいた冬もようやく終って、窓
の外の狭い庭には、れんぎょうの花が真

黄色に咲き溢れていた。

→真黄色の花が咲き溢れていた。

4 二次性产物指向结果副词

实际上,动作作用的结果产物除了上述结果宾语或结果主语的身份直接出现在句中以外,还存在一种不直接出现在句中的二次性结果产物。此时如果句中出現结果副词又是另一种情况。

(30)磯辺は浅草海苔を大きく切って使い、一方、千鳥は細く切って使います。

(31)大きな芋を斜めに切って黒胡麻をふった。

(32)かごのひもをゆるく結んでおきました。
ポケットに入れないでそのまま手に持たれたがいいでしょう。

(33)当時ほとんどの女性たちが、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を厚く塗り、細い眉を描いていた。

毫无疑问,(30)一(33)中的划线部分描述的也是动作行为实现后物的结果性状态,问题是它们描述的是何种事物的结果性状态?其语义究竟指向何处?事实上,这些结果副词的语义指向比较复杂,如(30)中的结果副词「大きく」既非描述「切る」动作行为实现后动作行为直接对象「浅草海苔」的状态,另一方面「浅草海苔」在「切る」动作之前既已存在,亦非「切る」动作的结果产物。因此,此处的「大きく」既不是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与上述的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又有着很大区别。那么,这里的「大きく」究竟描述的是何种事物的结果性状态呢?对这类「大きく」,井本(2003a)解释如下:

(34)磯辺が浅草海苔を切って、生じた一切れの浅草海苔の大きさが大きい。^[4]

也就是说,(30)中的「大きく」语义指向的不是作为动作行为直接作用对象的「浅草海苔」,而是「切る」动作行为实现后产生的“一片「浅草海苔」”的大小。同样,(31)一(33)中的「芋を斜めに切る」、「紐をゆるく結ぶ」、「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を厚く塗る」分别可解释为「芋を切って、生じた切れ目の向きが斜めだ」、「かごのひもを結んで、生じた結び目がゆるい」、「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を

塗って、生じた層が厚い」。

(30)一(33)中的划线部分语义指向的是动作作用实现后的结果产物,这点与上述的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并无不同。然而,产物指向结果副词描述的皆是以结果宾语或结果主语直接出现在句中的结果产物,而(30)一(33)中的划线部分描述的则是不出现在句中的结果产物,在这点上两者有着很大区别。为区分两者,本文将前文所述的语义指向出现在句中的结果产物的结果副词称作“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将诸如(30)一(33)划线部分这类语义指向不出现在句中的结果产物的结果副词称作“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

也有学者(Washio1997;三原2000;Saiki2003等)认为诸如(30)一(33)这类句式并非真正的结果构式,而是一种“疑似结果构式”,主张如果是真的结果构式,结果副词应描述句中出現的名词所表示的物的结果性状态,而(30)一(33)中的结果副词则都是描述通过句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作用所产生出来的新事物(「一切れ浅草海苔」、「芋の切り目」、「ひもの結び目」、「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の層」)的状态,因此为“疑似”。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描述的也是动作作用实现后处于结果局面的物或人的状态,这点上与对象指向结果副词和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并无差异。因此本文认为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也是结果副词的一种,是真正描述结果局面中存在的物或人的状态。不过,问题是应如何看待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与对象指向结果副词和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三者之间的区别?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成立的原因究竟在于何处?

井本(2003b)曾提倡特征组合的分析方法,希望通过建立「項修飾性」特征来区分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与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

項修飾性:被修飾成分の項性に関する修飾関係の性質

a. +項:被修飾成分が項である

b. 一 項:被修飾成分が項でない

(井本2003b:143)

例如,在「髪を赤く染める」和「ひもをゆるく結ぶ」中,结果副词的语义指向在「+結果相」、「+モノのサマ」这两项特征上完全相同,然而「赤く」

描述的是动词项「髪」的状态,因此为「+项」;与此相对「ゆるく」描述的是「結び目」的状态,「結び目」并非为动词项,因此为「-项」。即对象指向结果副词特征为「+结果相、+モノのサマ、+项」,而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的特征为「+结果相、+モノのサマ、-项」。

采用这种分析方法,能分析出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与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的异同,然而却无法区分出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与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的差别,可见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穴を深く掘る」等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句中,「深く」描述的是动作行为实现后「穴」的状态,且「穴」作为动词项在句中出现,按照井本(2003b)的特征组合分析方法,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的特征也为「+结果相、+モノのサマ、+项」,与对象指向结果副词并无不同。但是如上所述,两者在形容词移动现象是否成立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差异。顺便说一下,由于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语义指向的对象不直接出现在句中,形容词移动现象自然也就不成立。如「浅草海苔を大きく切る」与「大きい浅草海苔を切る」语义上明显存在差异。综合前文内容,我们可将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三者之间的差异归纳如(表1)。

表1 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的差异

不同点 类型	例句	项修饰	形容词移动
对象指向结果副词	髪を <u>赤く</u> 染める	○	×
产物 ₁ 指向结果副词	穴を <u>深く</u> 掘る	○	○
产物 ₂ 指向结果副词	浅草海苔を大きく切る	×	×

鉴于井本(2003b)特征组合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必须对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作进一步深入分析。如表1所示,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其语义指向既非出现在句中的动词项,也不能发生形容词移动现象,与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有着显著区别。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的语义指向虽然与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一样,也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作用实现后的结果产物,但与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不同的是,其所修饰的动词本身并不具备“生产·产生”语义特征,

不属于生产动词范畴。如「切る」仅表示“使得对象物处于断开状态”,一般认为是状态变化动词,很难一次性地将其归类为具备“产生新产物”语义特征的生产动词。这一点,可以从「切る」不能直接使用作为结果产物的「一切れの浅草海苔・切れ目」等结果宾语得到证明。

(35) × 一切れの浅草海苔を切った。^[5]

(源自例句(30))

(36) × 芋の切れ目を切った。(源自例句(31))

「一切れの浅草海苔」、「切れ目」等结果产物并不是动词本身所包含的语义特征,只有「大きく」、「斜めに」等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同时在句中出现,修饰限定动词「切る」的语义特征,才能使「切る」产生看似与生产动词相同的语义特征,从状态变化动词转化派生为生产动词。从这点上看,(30)—(33)中动作行为的结果产物「一切れの浅草海苔」、「切れ目」、「結び目」、「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の層」等与作为一次性结果产物直接出现在句中的结果宾语、结果主语不同,只能称为二次性结果产物。那么,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是如何成立的呢?

我们认为,并非任何副词性修饰成分都能毫无条件地修饰动词,一个副词性修饰成分能修饰一个动词的首要条件就是所表示的语义与动词表示的语义具有一致性,两者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矛盾。以上述(30)、(31)为例,「切る」表示“切开、切断”之意,通过「切る」,对象物有可能变得粉碎、或是变成几小块,但是却无法变成「大きく」或「斜め」,因为此时副词性修饰成分与动词原本意义发生了矛盾。然而在(30)—(33)中,副词性修饰成分与动词之间的结果修饰关系都是成立的,这是因为借由副词性修饰成分的参与,动词所表示的事态已不再是原来“状态变化”事态,而是由此转化派生出来的“生产·产生”事态的缘故。正因为解释为转化派生出来的生产·产生事态,结果副词才能描述作为二次性结果产物「一切れの浅草海苔・切れ目・結び目・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の層」的状态。

换言之,当动词语义与副词性修饰成分的语义特征相符时,副词性修饰关系的成立不存在任何问题,而在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句中,由于动词语义与副词性修饰成分发生矛盾,动词语义会由原本表示“状

态变化”事态派生到表示“生产·产生”事态,由此保证两者的相配性。而此时转化派生出来的生产动词作用于原始物,使其产生新产物,即二次性结果产物,结果副词也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该二次性结果产物。其过程如下图4所示。

无论是作为结果宾语、结果主语直接出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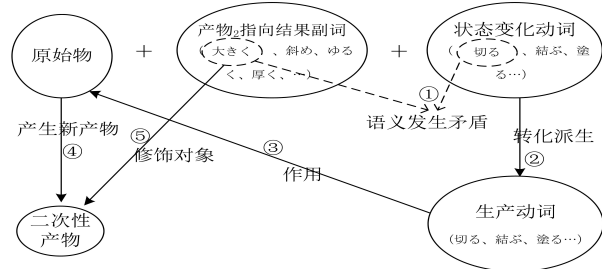


图4 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成立过程

句中的一次性结果产物,还是不直接出现在句中的二次性结果产物皆可称为结果产物,因此本文将语义指向这两者的结果副词统称为产物指向结果副词。不过两者在成立过程以及特征方面有着显著不同,应区别对待。

5 结 语

一直以来,说起结果副词,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仁田所提出的对象指向结果副词。然而在实际的语言生活中,除了对象指向结果副词之外,还存

在着其他结果副词的用法。本文主要通过对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考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结果副词有着各种各样的类型,不能单纯的将「N{ガ/ヲ}+結果の副詞+V」→「Vシタ結果、Nハ+結果の副詞+{ダ/ニナッタ}」成立与否作为判断结果副词的唯一标准。

二、产物指向结果副词语义指向动作作用实现后的结果产物,根据该结果产物是否直接出现在句中,可将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分为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和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两类。

三、产物指向结果副词后续动词应为具备“生产·产生”语义特征的生产动词。在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句中,即使后续动词本身并不包含“生产·产生”语义特征,也会由于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句的存在,先派生为生产动词再参与句子形成。

四、在形容词移动现象方面,产物₁指向结果副词能实现形容词移动,而产物₂指向结果副词则不能实现形容词移动。

由于篇幅限制,关于与位置变化动词相关的III存在方式指向结果副词与IV归着点指向结果副词,将另行文论述。

[本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085工程”项目日语语义句法的静态与动态研究(项目编号:Z085WGYYX14006 项目负责人:邱根成)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

[1] 仁田所说的“副词”并非作为词性分类的“副词”,而是作为句子构成要素的副词性修饰成分。为方便起见,本文沿用该种说法。

[2] 本文所引用例句除句末或文中特别说明外,皆出自『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3] 新村出編.広辞苑第六版[G].岩波書店,2008:2119。

[4] 参照井本(2003a)p29例句(9)。

[5] 虽然「一切れの浅草海苔を切る」也成立,但此时表示的『一切れの浅草海苔を「切れた状態」にする』之意,而不是表示结果产物的「一切れの浅草海苔を生じさせる」之意。

参考文献

仁田義雄.動詞に係る副詞的修飾成分の諸相.日本語学[J].明治書院,1983,(10):18-29.

仁田義雄.副詞の表現の諸相[M].くろしお出版,2002.

矢澤真人.発生構文と位置変化構文.筑波日本語研究[J].筑波大学大学院日本語学研究室,1997,(2):1-13.

井本亮.連用修飾と動詞一修飾の基本原則と関係構成の多様性から動詞句の意味を探索のアプローチ.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J].学燈社,2005,(50):89-99.

川野靖子.位置変化動詞と結果の副詞句.筑波日本語研究[J].筑波大学大学院日本語学研究室,2003,(8):39-48

堀川智也.二格名詞の結果を表す結果の副詞について.日本語教育[J].日本語教育学会,1993,(80):115-124

- 北原保雄編.明鏡国語辞典[G].大修館書店, 2002.
- 鳥飼浩二.自他動詞の認定をめぐる序論.月刊言語[J].大修館 1993, (5):78-86.
- 国広哲弥.用例を調査する一語彙研究.論文・レポートの書き方[G].明治書院, 1997.
- 池上嘉彦.「英文法」を考える—「文法」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間[M].筑摩書房, 1995.
- 许慈惠・杨敬.转喻与日本结果宾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2011, (4): 32-35.
- 栗栖佳美.結果の目的語を取る動詞についての通時的考察—「ワカス」「ニル」「ホル」を例として.広島女学院大学国語国文学誌[J]. 2006, (36):33-52.
- 鈴木康之.規定語と他の文の成分との移行関係.言語の研究[G].むぎ書房,1979.
- 奥津敬一郎.変化動詞文における形容詞移動.副用語の研究[G].明治書院,1983.
- 奥津敬一郎.連体即連用—日本語の基本構造と諸相[M].ひつじ書房,2007.
- 矢澤真人.いわゆる「形容詞移動」について.小松英雄博士退官記念国語学論集[G].三省堂,1993.
- 郑丹清.日语形容词移动研究述评.长春理工大学学报[J]. 2011,(9):83-84.
- 井本亮.意味的修飾に関する覚書.筑波日本語研究[J]. 筑波大学大学院日本語学, 2003a, (8):22-38.
- 三原健一.結果構文(総括と展望).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J].大阪外国語大学日本語講座,2000,(10):9-35.
- Saiki, Michiyo.Resultatives and Semantic Compatibility.次世代の言語研究III[G].筑波大学現代言語学研究会,2003.
- Washio, Ryuichi.Resultatives, Compositionality and Language Variation.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J].1997,(6): 1-49.
- 井本亮.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副詞的修飾関係の研究.筑波大学博士論文[D].2003b.

作者简介:黄晋(1979—) 女 汉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E-mail:kousin@163.com

An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Adverbs of Product–Orientation

Abstract: Results adverbs focus on the results of actions by describing the result status of things or humans to modify the manner of the actions. Results adverbs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ypes by semantic orientation. Among them, the results adverbs of product-orien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the direct product-orientat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secondary product-orientation. There ar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on the results adverbs of product-orientation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results adverbs, clearly defin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llow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ditions.

Keywords: product-orientation; results adverbs; semantic orientation; secondary product

Author's Information:

Huang Ji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9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Japanese Linguistics Study

E-mail: kousin@163.com